

再續綠緣同窗情

—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十年慶

吳玲瑤

有一種情誼是懵懵懂懂中就結下的緣份，單純樸素了無心機，卻可以地老天荒地念上一輩子，同窗情誼是一起走過青春孩提的歲月，總是說不完的快樂與糗事，畢業後各奔前程，誰也說不準何時能再見，但常常想起，思念沒有中斷過。

一九九八年我們這一屆北一女在洛杉磯重聚的震撼，三十年後再相逢的興奮激動，就在相擁間從陌生中找回往日的熟悉。場場感人的情景，久久在我心頭徘徊，想起曾應邀到芝加哥的中西部北一女校友會演講，有四百位學姊出席，並參與美國東南區北一女校友會的創立，也當過南加州一女中校友會的理事，但唯獨在居住的北加州，人文薈萃人才濟濟，卻沒有這樣的組織？於是決定一馬當先、無中生有、登高一呼，來創辦個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。

得到的迴響超出我的預期，各屆小綠綠老綠綠都珍惜這份綠緣，不管以後念的是多麼有名的第一志願或拿了博士碩士，卻最懷念綠衣黑裙的日子，少女情懷總是詩，屬於十八歲青春的驕傲永遠難忘，都願意回來認同，以校為榮，所謂的「綠園長駐青衫客；社稷輩出棟樑材」。學姐學妹們紛紛提出構想，蔡蔭美、徐嘉佳、王薇薇、張燕風、李茉莉、張青萍、葉愛珠、周新圻、高玉麗、洪毓娟、郭譽珮、陳增齡、等全在百忙中出來幫忙，一呼百應，都是創會時的中堅。

我們在各據點招兵買馬，還寫社區新聞號召歸隊，在短短的時間內就有了近千人的名單，其中在各行業傑出的名字都赫然在榜，一時間遇到任何女士都問：「您是北一女畢業的嗎？」是，就趕緊遞上表格，如果不是他們一定會說：「我嫂嫂的妹妹的小姑是。」「我鄰居的女朋友的姊姊是。」就這樣順藤摸瓜一個個找，也像是撒了一張網，時空橫跨六十年，從三十年代到九十都一一有人來認親，也有男生自己來報到，說是新聯初三美班的，更有攀關係攀成這樣的，說他聯考每次都被分配在北一女的教室考，和一女中淵源很深，可不可以加入？也有人說其實要找北一女校友不難，因為她們有一種難以形容的特殊氣質，能一眼看得出。

在尋找校友的過程中，有許多感人的故事，在這人情淡薄的社會，有這麼多有情的綠衣人，珍惜共同走過的年輕歲月，曾經以那兒為傲，一起年輕過，也希望一起享受成熟的日子，我們希望聚集校友的力量，讓母校也以我們為榮，每找到一個校友，就是一陣興奮，一番敘舊，一份力量的凝聚，北一女人多，人才更多，大家願意為校友會出力，形成一種獨特的力量，是一種不可言喻的驕傲和默契，在各種場合一說是學姊學妹，就像認親一樣親上加親。

三更燈火五更天，北一女同學的毛病也在合作中突顯出來，「追求完美，求好心切」，當時矽谷新創公司如雨後春筍，我們想著這麼多能幹的一女中校友如此盡心盡力，真可以像經營一間公司上市了。

無意中竟然發現自己花了上千小時的時間做這樣義工，那時女兒還小，上下學還要接送，我總是接了她就直接開車去和北一女的籌備小組一起工作，她因此對我們校友會的組成也很好奇，選用中文寫了一小篇感想，篇名叫〔北一女與建中〕，這樣寫著：

我的媽媽高中念的是北一女，爸爸是建中，聽說這兩間學校是台灣最好的女生和男生的高中，但我卻常常在家裡聽見他們兩個人互相開對方的玩笑。

媽媽參加北一女校友會，爸爸卻沒有校友會可參加，因為在美國各地北一女校友會很多，卻沒有什麼大規模的建中校友會，據說男生們不喜歡這樣婆婆媽媽的參加什麼校友會，畢業就畢業了，但爸爸好像有點羨慕媽媽有那麼多同窗可聚首，就酸酸的說：『其實北一女也不怎麼難進去。』媽媽回答的是：『你考得上嗎？』說的也是，我的爸爸就考不上北一女。爸爸好像很不甘願的說：『其實我分數也夠得上，只是身體檢查不合格。』

參與創會的學姊家人都被拖下水，姑爺被抓出來唱歌，孩子被騙出來演〔美國孩子中國娘〕，做電腦建檔工作學姐開玩笑說她的視力本來是二點零，做完以後大概是零點二。一女中人才濟濟，需要怎樣的人馬上有校友可以幫忙，州政府立案的律師，管會費的會計師，年刊的名字〔綠緣〕由我這寫文章的人來取，也有人的特長是拉廣告，經費因此沒問題，有學藝術的能設計校友會 Logo，有人負責網頁。

還有，我們需要有一台戲，空前絕後的精采年會，大家情緒都很高昂，要辦就辦最好的，這一向是北一女求最好的作風，有人能編，有人能唱，有人能跳，有人能演。因此也發現同學真不是浪得虛名，人人除了會唸書，學有專精之外，在各領域卓然有成，還都有某些特殊才華，讓人拍案叫絕。為了開一個像樣的年會，開始找旅館場地議價，排節目，我是提倡幽默的，希望年會主題以懷舊有趣展望未來為主軸，要師長校友姑爺們都玩得盡興。

想到北一女，樂隊儀隊的風華令人難忘，到大陸訂做繡龍繡鳳的衣服，穿上後還挺像一回事，只是服裝都加大一號才穿得下，當熟悉的樂聲響起，澎湃的踏步聲依舊壯觀，耍槍的手法一樣純熟，讓人有想哭的衝動，是一女中的驕傲。再唱校歌時，又回到滿是理想的：「齊家治國，一肩雙挑……為我女界增光耀。」

我當上創會理事長，不能不上台講話，就用笑彈來引起大家的回憶，提到那時學生不能談戀愛，因為老師說是在受教育，Education 中文譯音是「愛的剋星」，所以教官為大家嚴格把關。當然這麼多年來，台灣的變化相當大，由一個悠閒有序保守的社會，變成了喧嘩吵鬧開放的政治市場，我們唸書時的環境和現在小學妹全然不同了，她們可以留長頭髮，以前要剪到耳上一公分，不能燙不能削薄，當然也有淘氣的孩子不願意受這樣的管束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和教官玩捉迷藏的遊戲，說到頭髮被教官抓「自然捲」，中午抬便當的北一女之聲，現在已經被列古蹟的光復樓……

最令大家懷念景仰的江學珠校長，竟然出現在創會年會上，有人以為她真來了，因為學姊把她演得維妙維肖，一襲素色直統旗袍，配上直髮戴著眼鏡，用江浙口音給同學們訓話，勉勵大家在海外同學間更要互相 take care，帶大家唱「維我女校，寶島名高」的校歌，念青年守則，好多人激動得忍不住哭了。還說以前校慶的時候，總有光頭小男生溜進北一女，現在又看到光亮的頭，夾在穿綠衣服的校友裡，嘆了一聲說「生米煮成熟飯」沒法度了，好多人笑岔了氣。

有人能表演就該讓她們有表現機會，拿時事開玩笑最能意會言傳，那年正巧有柯林頓的緋聞事件鬧得沸沸揚揚，於是把戲鳳改成了現代版，「姓朱名德政，家住北京城」成了「姓柯名林頓，家住華盛頓」，人家是「二十歲，還沒有訂過親」，如今成了「五十歲，已經結過婚」，李鳳姐黃梅調唱的是：「人家的手帕給你塗得滿天星」，莫尼卡卻哼著：「人家的洋裝被你弄得……」

有樂隊，有儀隊，有歌，有舞，有搞笑短劇，成了年會人人期待的節目。還有沉甸甸的年刊，文章精彩，連廣告也滿檔，當初我找來文友嚴友梅的先生，書法家陳風為我們寫的「綠緣」墨寶，配合著不同主編的設計，期期都能突顯出蒼勁有力的傑作。

轉眼十年過去了，如今一屆屆薪火傳承，接手的會長都是強棒，各具特色，還成立了服務組，積極推動問候師長及有需要的校友，並組義工隊回饋社會，都是感念母校栽培的具體做法，越做越發揚光大，在北加州成為最有向心力最有人氣的社團之一。

穿綠制服是一生的榮耀，校友們珍惜這份綠園情意，如今遠渡重洋，在陽光燦爛、欣欣向榮的北加州重逢，是一種需要特別感恩的命定緣分，因著相同的過去，也將有相互交集的未來，一起年輕一起老，我們需要一個溫馨的校友會來彼此關懷、分享、支援，橫的聯繫、縱的串接，舊友新交再續同窗情。



吳玲瑤，北加州北一女校友會創辦人，海外女作家協會第十屆會長，西洋文學碩士。愛寫笑裡藏刀的幽默小品，執筆賣笑出過五十幾本書，「美國孩子中國娘」上美國中文書暢銷排行榜第一名，文筆以機智幽默見長，為海外最受歡迎的暢銷女作家，死忠讀者深入各階層。不知自己會演講，卻能一開口散佈快樂幽默精彩如脫口秀，兩小時讓聽眾大笑二百次。曾主持美國電視台 KTSF 文化節目極受歡迎。